

A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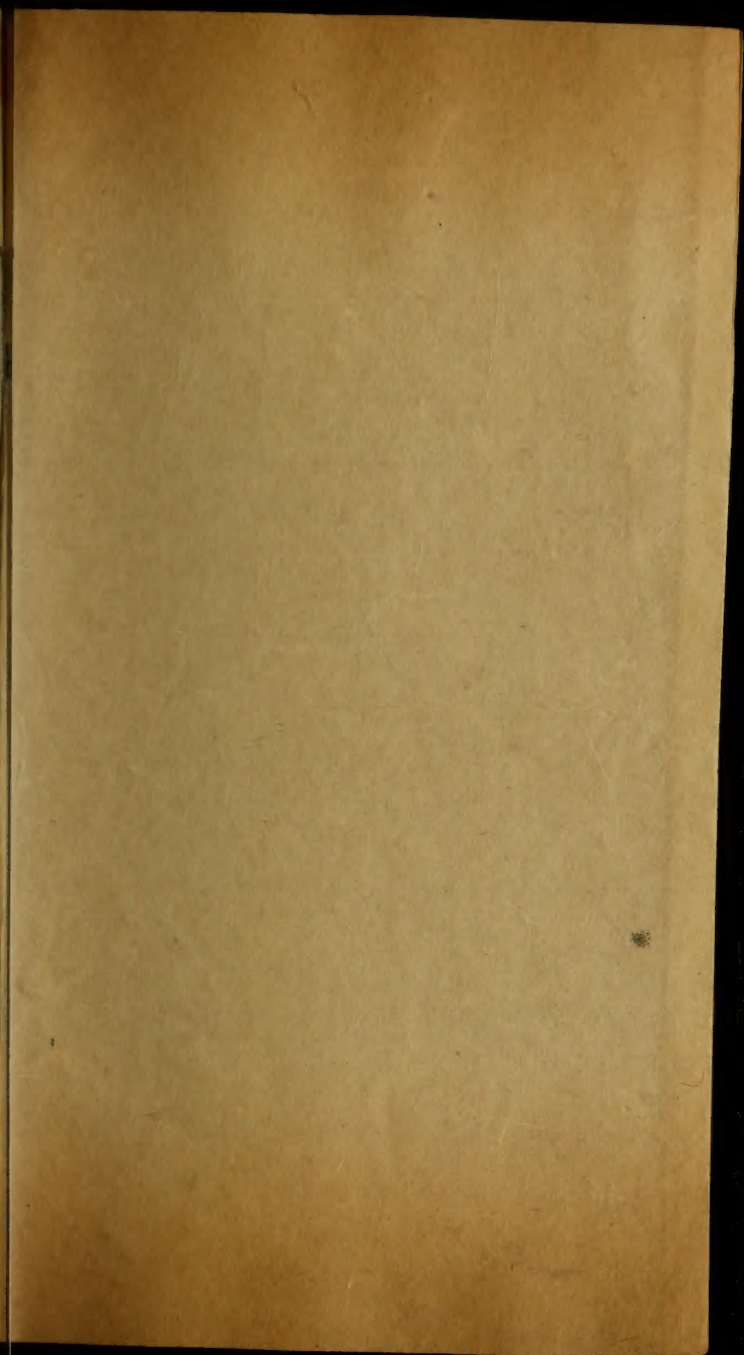
2

L37

1775

V. 4

EAST-ASIAN LIBRARY
RM 8049 ROBARTS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CANADA M5S 1A5



七修類藁卷十

明仁和郎瑛仁實著述

國事類

藍玉北征

洪武二十年冬聞漠北復立脫古思帖木兒爲主遣
永昌侯藍玉討之玉得降人脫脫等言故元丞相哈
喇章等亦遁入和林乞進兵共勦二十一年春遣定
遠侯王弼等七將軍從征四月聞虜主在捕魚海兼
程進至百眼井哨不見虜將還弼曰吾等深入徒勞

師旅將何以復命哉復進偵知虜營在海東八十里直薄其營始虜以我軍乏水草必不深入大軍忽至其酋太尉蠻子率衆拒戰被殺虜主與其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等遁去獲其次子地保奴妃子等六十人及故太子妃公主吳王代王等三千六十人軍士男女八萬得寶璽金銀印圖書牌面百五十三車三千輜馬駝牛羊十餘萬又破哈喇章營六月獻俘京師命有司給第餼養旣而有言王嘗私元主妃上怒曰此豈大將軍爲耶元妃聞知惶懼自盡地保奴由

是有怨言因以遣使送琉球二十二年六月捏怯來等遣人受降知虜主至和林爲也速失兒所害此實錄之畧也可謂讐凶報千古藍玉之功也惜玉後累立功以爵不負望遂至謀逆誅或云謀於私妃并張尙書之譖皆非也

國初忠臣

太祖之得天下東征西伐所至風靡至有折將喪師之地不過一二惟陳友諒最爲勍敵殺畧相當故豫章有忠臣廟康山有忠臣廟外此又有無廟者第二

張士誠第三征西雖名曰羌賊征北雖曰元孽多因
王保保也第四伐雲南梁王第五伐蜀夏主雖名爲
征伐亦若追捕而已至於拔元都可謂不費一矢也
若浙之金華處州亦沒重臣數人今逐一開出庶知
各有所係也

趙德勝 李繼先 劉齊 許圭 趙德昭

朱潛 牛海龍 張子明 張德山 夏茂成

葉思成 趙天麟 徐明 葉琛

已上一十四人國初壬寅歲三月南昌降將祝宗等

復叛癸卯夏僞漢陳友諒圍南昌文武諸臣與之戰
死者朝廷追念忠義命有司立廟南昌城中塑像歲
時祀之

韓成 宋貴 王勝 陳兆先 李信

姜潤 丁普郎 王鳳顯 程國勝 后明

常惟德 王德 王咬住 朱鼎 張志雄

李志高 汪清 常德勝 鄭興 袁華

昌文貴 金昶 陳冲 王喜先 汪澤

丁宇 遼德山 羅世榮 史德勝 徐公輔

劉義 陳弼 裴軫 王理 王仁

曹信

已上三十六人國初癸卯歲四月僞漢陳友諒以重兵自武昌來圍洪都日久守將大都督朱文正遣使告急請援七月上親帥諸名將統舟師二十萬往討之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遇于康郎山歷戊子巳丑庚寅等日連與大戰是時諸臣皆奮擊其鬪多效死者友諒旣滅中書省以死事之臣列進遂封贈勲爵有差建忠臣祠於康郎山設像其中命有

司歲時祭之

朱文遜死太平 俞廷玉死安慶 賀興隆死實慶 葉琛死洪都

張德勝 吳昇 吳晟已上死采石 楊興 孟

良已上死鄱陽湖 劉友仁死池州 曾萬中 曾粹中 劉齊

陳海已上死吉安 夏德潤死草坪驛 花雲 許瑗已上

死太平 馮貴死吉安 朱華死洪都 趙中 王鼎已上

死太平 謝真死龍灣

右通廿有二人亦因陳氏而死者時事不一俱見實

錄功臣錄龍飛紀畧

俞通海

楊國興

劉聚

李覺

王國寶

茅成

已土死姑蘇

廖永安

被擒死

桑世傑

死江陰

歐智大

死長

興周成

死餘杭

李夢庚

死紹興

耿君用

耿瑞

已土死宜

興王成

死常州

劉成

死長興

右通十有五人因張氏而死者事實亦見三書也

江興祖

朱顯忠

已土死文州

曾貴

死松潘

費成

死文州

何文忠

死至楚

右五人征蜀而死者時事見功臣錄

陳壽國

死慶陽

于光

死蘭州城下

劉益

死遼東

霍輝

楊廣李清李實何應龍已上死陳

壽死原劉林鄧瑜已上死孫虎死落周

顯武慰魏實孫斌朱原杜

榮張燿李傑已上死平定龐死祿死

即孫興祖死三曹良臣死和劉廣死永濮英

章存道死斷

右通二十七人征西征北而死者時事不一不能備

述俱見前二錄

趙旺死白周旺李恭死大費成狄

崇死雲南徐榮死曲靖王禕吳雲並奉使死

右通八人伐雲南而死者時事不一不能備述俱見

功臣錄二忠錄也

胡大海王愷高子玉已上死金華王道童耿再

成孫炎已上死處州嚴德死台州周廸死廣西胡

深死福建林遇春死廣南關敏死南海宋國興死南都濮

真死高麗朱文剛死處州曾封死慶元

右通一十五人各地死者時事不一不能備述俱亦

見前三書

建文忠臣

建文間死節之士予得諸文廟榜示奸惡官員姓名
二紙及傳於文獻者共百廿四人隨名攷事舊有私
抄一帙後爲兵火所失今思周武應天順人夷齊甘
死首陽兩不相妨况文廟嘗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
練子寧在朕當用之昭廟又曰若方孝孺皆忠臣也
乃肆赦宥其子孫至天順間雖建庶人亦宥之善善
惡惡亦難揜也又思楊文懿公嘗請輯建文中事謂
不可滅則是史逸之矣今謹錄其名氏官籍於左有

未知者缺之待博識者補焉

齊泰

涿水人兵部尚書

黃子澄

分宜人太常卿

方孝孺

寧海人翰林侍講

謝

貴

北平都司張昂澤州人北平布政

葛誠

長史

宋忠

鳳陽衛指揮

馬宣

都指

朱鑑

都指曾濬

鎮撫

彭聚

都指

孫泰

都指

炳文

濠州人俞通淵

巢縣人

莊得

都指

楚智

鄭華

臨海人東

平通

黃觀

貴池人禮部侍郎

王叔英

黃巖人

周是修

泰和人衡府紀

善

顏伯璋

廬陵人沛縣知縣

廖昇

太常少卿

王良

開封人

曾鳳

韶

廬陵人

魏公冕

永豐人

鄒公瑾

永豐人

高巍

遼東人

王良

吉水人

黃鉞

常熟人

王省

吉水人

王偵

即省子

州通 陳迪 宣城人 劉政 蘇州人 潘 績安 都御史 侯泰

刑部 郭任 丹徒人 戶 盧迴 仙居人 戶 暴昭 山西人 刑

毛泰 吏部侍郎 黃魁 福建人 禮 胡子昭 榮縣人 刑 卓敬瑞

人戶部 茅大芳 泰興人 胡閎 鄱陽縣人 戴德彝 奉化

侍郎 遺 盧原質 寧海人 太 廖鏞 巢縣人 散 宋徵宗 府陳

繼之 莆田人 韓永 西安人 高翔 朝邑人 董庸 御史 王度

歸善人 巨敬 平涼人 戶 甘霖 懷寧人 鐵鉉 鄧州人 山

御史 王彬 兗州人 崇剛 揚州衛 陳彥回 莆田人 徽 林嘉猷

寧海人 陝 鄭公智 寧海人 程本立 崇德人 江 葉惠仲

西僉事 國事類 七

臨海人姚善六安州人鄭恕仙居人蕭程通績溪人

主事蘇州知府縣知縣紀善

陳思賢茂名人盧振謝昇周璿諸城人黃彥清

國子博士高不危牛景先張統富平人徐輝祖魏

公嫡子李堅武陟人耿清真寧人龔泰義烏人陳性

善山陰人平安藁城人樓璉金華人劉真合肥人

何福都督俞逢辰水陽西鎮人王璡日照人寧周縉武

史人典高賢寧濟陽人徐宗實黃巖縣人劉璟青田人

史吳惟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

呂資俱漳州葉希賢號雪菴高遜志蕭縣人吳高

卜萬 俞瑱 馬溥壽州人 宋瑄定遠人 陳暉洪州人

兵 袁字壽州人 孫鎮合淝人 薛崑閬中人 王稔

金華 錢芹蘇州人 魏澤溧水人 孫狗皮徐州人

小馬王臨淮人 東湖樵者 王公隱東陽 彭二北平人

翊崑山人 朱景泰興人 廖應龍麻城人 陳忠鄧州人

石揆平定州人

鹽鈔

國朝頒鹽於民而歲收其鈔故曰鹽鈔今鹽不頒而徵銀如故何燕泉先生嘗論祖宗良法不得推行如

鹽鈔一事今徵銀又不停止無一人言者可慨也予以何非可言者耶不言利國也垂之書利名也燕泉亦有是哉

本朝定都

太祖建都南京和尚金碧峯啓之

見客座新聞

成祖遷都

北京尚書李至剛啓之

見野記

宸濠逆謀始終畧

宸濠江右寧王名也乃婢妾馮針兒生於成化十四年六月十三日是夜其祖靖王夢犬咬傷一家明發

鵬鳴寢殿王心疑之忽生濠王曰此必妖孽也命爲
澣死其子以他女代而藏之至八月詭言別妾生男
卽位後信任羣小烝淫父妾賄結朝廷權要擠陷本
省官員誣害本宗叔姪羅織各王金銀招集四方流
賊劫掠官民財產上下敢怒不敢言又有術士李自
然等每稱八字好當爲天子於是心事益橫科道久
聞至正德十五年四月御史蕭準輩交章劾之朝差
三堂往看濠懼乃定計以衆官謝生日酒時借言有
旨而後發逆時巡撫都御史孫遂請看密旨兵備副

使許逵大爭罵之當爲所殺遂禁三司傳檄列郡收
各衙門印章僞授文武官職集兵四萬餘號稱十萬
十七日命內官涂欽率賊人吳十三等出爲先鋒往
攻九江南康一時皆破遂進攻安慶爲兵備都司楊
銳指揮崔文死禦不克七月一日濠處分內事已定
祭旗同妃自督兵出湖併攻安慶卜之湖神不吉縱
火而去不知提督汀贛都御史王守仁十五日豐城
聞變急回駐節與知府伍文定協謀起兵激以忠義
檄傳列郡期於七月十四日會兵臨江樟樹十九日

襲破賊之西山墳廠二十日五更七門發兵一鼓而
進賊巢遂爲齏粉矣濠聞回舟黃石磯憮然自嘆猶
以金賞將士二十四日遣承奉劉吉等率賊交兵於
東湖官兵佯敗誘之至八字腦四面合擊二十六日
妃子輜重同時溺水濠爲知縣王冕所擒僞太師致
仕都御史李士實國師舉人劉養正等以次就縛溺
水斬戮者不可勝計二十七日追勦餘黨官軍凱旋
自謀叛至終不過五十餘日生靈死者十萬餘追憶
濠生當戊戌非犬乎咬傷一家則濠生時殘害石城

弋陽各府致親叔姪禁錮死後連及親王二三十人
非咬傷一家者乎至言八字好者乃八字腦爲受死
之地黃石磯者王失基也雖濠之惡貫滿盈理自族
滅亦豈非其大數哉

彭趙二名

太祖本紀與各書云太祖初至濠寓滁陽王郭子興
麾下時徐寇有彭趙二人爲元軍所敗率敗卒入濠
濠帥又有俞魯潘孫四人皆爲彭趙所屈然俱與趙
厚也獨郭則與彭合四人恃趙擒王囚之太祖聞之

挺身率衆劫王出諸書皆不書彭趙之名蓋彭名早
住趙名均用趙稱勇義王彭稱魯淮王後彭爲趙併
趙殺毛貴據有益都不久復爲毛黨殺之

君知天象

洪熙間星變上召輔臣問知否俱對不知上曰天命
之矣嘆息而起明日召楊士奇蹇義諭曰二十年爲
讒間心甚艱危賴皇考仁明得至今日吾去世後誰
復知吾三人者楊蹇舊東宮官踰月晏駕成化間星變亦召
輔臣問識否對以國家有禁不知上曰禁外人大臣

豈可不知據是則本朝人君必皆習知天象

二十四王

太祖二十四子生母五人長懿文太子標第二秦愍
王棧封西安第三晉恭王桐封太原第四燕王棣原
封北平今入繼大統第五周王橐封開封高后所生
也第六楚王楨封武昌第七齊王搏封青州廢第八
潭王梓第九魯荒王檀封兗州第十蜀王椿封成都
第十二代王桂封大同第十八谷王穗封宣府第二
十二唐王桎封南陽第二十三郢王棟封安陸絕第

二十四伊王嶸封洛陽皇妃所生也第十一湘獻王
栢封荊州第十三肅王模封甘肅第十九韓王松封
安東第二十瀋王模封潞州皇貴妃所生也第十四
遼王植封荊州第十五慶王橐封寧夏第十七岷王
榑封寶慶皇貴人所生也第十六寧王權封大寧遷
江西今絕第二十一安王楹封安州皇美人所生也
右天潢玉牒之數人予得於顧尙書者今魯府所刻
玉牒又以高后止生成祖與周王因其不同故錄出
之

朱亮祖

永嘉侯朱亮祖功臣錄以其在廣東所爲不法番禺知縣上其事上以功臣但罷職居江寧縣後爲病卒子邈先父卒御製文集則曰使鎮嶺南擅權貪取歸不服責朕怒而鞭之不期父子俱亡就葬已責之地觀此一事則錄有不實者矣

天子動與天合

嘗聞南京國子監將成高祖空中望之曰似蜈蚣形他日奏監中多蜈蚣不可居遂命左首山可喚爲雞

鳴必能食蜈蚣也已而果無又嘗命劉三吾圖所居山水來看圖上太祖笑曰何用許多但突兀處俱以筆抹之無何其山一夕爲雷所震突兀處悉平如前毛老人使爲土地遂至今無鼠真可爲動與天合也此與光武之冰合宋祖命王審琦飲酒一同是知創業之君非常也

太祖義子

聞太祖初取天下有養子十餘人或爲其至親或因其年稚或見其幼勇俱使從其姓名得其要地遂使

同將官守之今見於史者如朱文遜守太平而死朱
文剛守處州而死朱文進則未見其下落名特載於
龍飛紀畧朱文忠後復姓爲李文忠乃甥也朱文輝
朱文英後皆復姓爲何文輝沐英因其幼而撫成者
也朱馬兒後亦復姓爲徐司馬惟朱文正實錄功臣
錄俱未明白據朱氏世德碑乃姪也世亦以爲義子
非也

神詩

洪武五年中書右丞建昌王溥遣人奏稱近督取材

木於建昌蛇古巖衆見巖上黃衣人歌曰龍蟠虎踞
勢岌嶷赤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餘王氣復重華從
此繼唐堯其聲如鐘太祖以爲不當信也嗚呼視天
書封禪者遠矣

黃伯固疏文

閩人黃鞏字伯固正德己卯爲武選郎中時朝廷有
旨南巡江西寧藩蓄逆已久上不以爲憂也大臣科
道交章不聽黃以其事出邊將江彬之誘因疏六事
今錄其文不惟見黃之文行真爲可傳而武宗一時

之事可悉知也其畧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
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
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
者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
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六事于今爲至
急者爲陛下陳之其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
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
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不可慎乎故惟聖人
爲能主靜惟君子爲能慎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

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
其之過乎論思勤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
其責矣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
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
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嘗聞
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
焉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
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
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

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
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
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
由而知之矣天下焉得而不亂哉伏望陛下以從善
爲心以聞過爲喜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
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三曰正名號嘗
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
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凡以名不正之故
也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

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以陛下聰明知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夫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望陛下卽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爲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曰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

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
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在于南內論者猶
謂不可旣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
處所至費財動衆州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
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
譏萬世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行巡狩
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
怨而不敢言卽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
事如此以休息愛養猶恐不支况又重以蹙之其何

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死亡也哉姦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獨忍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陛下深維行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已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

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
收旣失之人心如是則尙可爲也其五曰去小人嘗
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
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之小人簸弄威權貪圖富
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
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
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
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
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

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帥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綱將彬下諸廷尉明正典刑以爲姦邪小人迷亂之戒其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况於無本其何以安洪惟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托懸懸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

置義子弟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
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羣
臣建儲章疏通共檢出宣示皇親勲舊及在廷文武
大臣共圖大議卽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
中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
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
惟聖明其畱意焉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出
署名以進疏旣入自分必死爲書別知友託以後事
及收拾遺文彬果大怒欲必寘之死乃下詔獄廷跪

五日杖百餘除名陸震死輩體極修羸幸得甦以詩
遺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可謂萬
死而不悔也

七修類藁卷十終

一何
藝
名
十

七修類彙卷十一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國事類

靖難功

太祖初封諸王各以一高僧相之時姚廣孝預白成
祖曰殿下能討臣輔佐當使殿下戴一白帽王字上
於是奏討之及至藩又告曰浙東袁珙即柳天下相
法第一乞假以其名隸尺籍勾取到燕使相之珙因
極道天表之盛曰髯過臍必登大寶爲二十年太平

天子後建文間朝廷多大防燕燕亦逡巡未舉指揮
張玉進曰安可束手待縛遂奪九門殺三司一鼓而
兵出矣是知成祖之有天下始於姚定於袁成於張
也然非姚則不萌非袁則不決非張則不驟豈非天
意有在而致此三人之言耶

李陸

正德初大臣議攻劉瑾西崖李公俛首不語蓋與劉
厚也後劉公健謝公遷被斥回日李公祖道欲獻劉
曰當日出一語不用今日泣也及後呂公構斥回之

陸公完亦祖道相送陸曰公去矣予不知何日得
行呂曰汝心去我在三十里外等君劉言可謂刀
劍呂言可謂藥石

脩食樂章

國朝祭天地郊廟朝會樂章板行於世惟脩食樂章
人未知之故錄於左乃洪武十五年三月禮部尙書
陶凱所作也其文見於皇明實錄者樂惟九奏見於
龍飛紀畧者多平定天下之舞用士三十二人左
執干右秉戚粧飾盛服辭該一十二句又有撫安四

夷之舞用東西南北之夷各四人服色依其方樂辭
該六句又有車書會同之舞亦用士三十二人分爲
四行左執籥右秉翟辭亦十二句也予聞樂成凱進
之日帝命協律者歌之因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
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艷
曲更唱迭和又^以胡虜之聲與正聲相雜甚者以古
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隊舞諧戲殿庭殊非所以道
中和崇治體也今所制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
之意一切流俗^且澆淫褻之樂悉屏去之然則樂中

又何以雜其百戲隊舞承應者耶予嘗考之龍飛紀
畧以樂定於洪武四年實錄乃十五年計此必後更
去隊舞太祖聖德之純王道之備於此樂可謂盡善
盡美矣今止錄其九奏第一奏炎精開運之曲曰炎
精開運篤生聖皇大明御極遠紹虞唐河清海宴物
阜民康威加夷獠德被戎羌八珍有薦九鼎馨香鼓
鐘鐺鐺宮徵洋洋怡神養壽理陰順陽保茲遐福地
久天長二奏皇風之曲曰皇風被八表熙熙聲教宣
時和景象明紫宸開繡筵龍袞耀朝日金爐裊祥烟

濟濟公與侯被服麗且鮮列坐侍丹扆磬折在周旋
羔豚升華俎玉饌充方圓初筵奏南風繼歌賡載篇
瑤觴欣載舉拜舞禮弗愆同樂及斯辰於皇千萬年
三奏皇明之曲曰赫赫上帝眷我皇明大命既集本
固枝榮厥本伊何育德春宮厥枝伊何藩邦以寧慶
延百世澤被羣生及時爲樂天祿是庸千秋萬歲永
觀厥成四奏天道傳之曲曰馬負圖兮天道傳龜呈
書兮人文宣義畫卦兮禹疇敘皇極建兮合自然綿
綿歷數歸明主祥麟在郊儀鳳舞九夷入貢康衢謠

聖子神孫繩祖武垂拱無爲邁前古五奏振皇綱之
曲曰周南咏麟趾卷阿歌鳳凰藹藹稱多士爲楨振
皇綱赫赫我明德尊踰漢宋唐百揆修庶績公輔理
陰陽峩冠正襟珮都俞在高堂坐令八紘內熙熙民
樂康氣和風雨時田疇見豐穰獻禮過三爵歡娛良
未央一奏金陵之曲曰鍾山蟠蒼龍石城距金虎千
年王氣都于今歸聖主六代繁華經幾秋工流東去
水無休誰言天塹分南北英雄豈但嗤曹劉我皇昔
住濠梁屋神遊天錫真人服手提三尺渡江來詞臣

早獻金陵曲歌金陵進珍饌諧八音繼三歎請觀漢
祖用兵時爲嘗馮異滹沱飯七奏長楊之曲曰長楊
曳綠黃鳥和鳴菡萏呈鮮紫燕輕盈千花浥露日麗
風清及時爲樂芳樽在庭管音嘒嘒絲韻泠泠玉振
金聲各奏爾能皤皤國老載勸載斟明德惟馨垂之
聖唐風示戒永保嘉聲無已大康哲人是聽八奏
芳醴之曲曰夏王厭芳醴商湯遠色聲聖人示深戒
十春垂令名惟皇登九五玉食保尊榮日昃不遑食
布德緣羣生天庖具豐膳鼎鼐事調烹豈但資肥甘

亦足養遐齡達人悟茲理恒令五氣平隨時知有節
熙哉天道行九奏駕六龍之曲曰日麗中天漏下遲
公卿侍宴多令儀簫韶九奏觴九獻爐香細逐祥風
吹羣臣舞蹈天顏喜歲熟民康長若此六龍回駕鳳
樓深寶扇齊開扶玉几景星呈瑞慶雲多兩曜增輝
四序和聖人道大如天地歲歲年年奈樂何

本朝嶽鎮海瀆碑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
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

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
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
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
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
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
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
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
今命依古制定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
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

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禮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所有定制各各神號開列于後

一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

一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之神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巫閭山之神

一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
一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
之神北瀆大濟之神

一各處府州縣城隍稱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
神某縣城隍之神

一歷代忠臣烈士並依當時初封名爵稱之

一天下神祠無功於民不應祀典者卽係淫祠有司
毋得致祭於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旣成
其分當正故茲詔示咸使聞知嗚呼此我太祖所以

高出百代見理之切夫豈羣下之意可及哉予嘗親
至東鎮碑下其碑高可三丈書乃詹孟舉之楷考之
於時洪武三年六月頒刻遐想天下之碑亦必如是
耳

金書鏤券文

太祖卽位二年八月大將軍取燕都諸郡畢明年冬
念功臣勞烈之多欲申山河帶礪之誓鑄以鏤券下
禮官議其制有奏唐和陵時賜錢鏐者其孫尙藏因
取爲式事載宋景濂送錢允一序其質鏤其形如瓦高一尺濶二

尺左右二塊面鐫券文皆刻免罪俸祿之數券文嵌金故曰金書宋制高濶之制以公侯伯職之不同漸亦短狹緣其所始乃漢丹書鐵契之意今錄魏國一篇餘可知也朕聞自昔帝王創業垂統皆賴英傑之臣削羣雄平暴亂然非首將智勇何能統率而成大功德唐漢初興諸大名將是也當時雖得中原四夷未盡賓服以其宣謀効力之將比之豈有過我朝大將軍之功者乎爾達自起兵以來爲朕首將十有六年廓江漢清淮楚電掃兩浙席捲中原威聲所振直抵

塞外其間降王縛將不可勝數頃者詔令班師星馳
來赴朕念爾勤勞旣久立功最多今天下已定論功
行賞宜加爵祿是授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叅軍
國事食祿五千石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
遵先代哲王之禮典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
犯死爾免三死子免二死於戲高而不危所以常守
貴也滿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爾當慎守斯言論及
子孫世世爲國良臣豈不偉歟

見大明
實錄

天師印

一何類彙卷二

洪武二十四年真人張宇秦以前代嘗給正一玄壇
傳錄之印今授二品銀印止可施於表箋文移而於
符籙不便乞更別授遂與龍虎山正一玄壇之印制
用六品者也昨會真人府知印云府總四印六品者
銅鑄二品銀印則英宗朝因使拜表回鑾有驗鑄金
易之其文乃正一嗣教大真人府之印自道陵傳下
者則玉印一枚其文乃陽平治都功印雲篆也

陽平治乃

道陵至弘治間朝廷恐其隨身有失另碾一顆賜之

至於累朝所賜或金或銀或牙皆圖書也

陳遇

陳遇字中行居金陵元時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教授
溫州太祖渡江御史秦元薦之上致書徵之與語大
悅俾典戎務咨以機密授供奉不受後又拜學士中
書左丞弘文館大學士太常卿禮部尚書皆辭又賜
金銀緞疋等物亦不受高廟三幸其第引入內賜坐
宴澡浴病則賜醫藥年七十二而終上再三哀悼賜
以棺帛當時在廷以爲公卿無此寵遇予以陳乃忠

七修類稿卷十一
於元者故不受職資焉第畏死而爲太祖致之此元
史所以不收也

△開尙書

國朝開尙書濟字來學河南睢州柘城縣和樂村人
選充河南府學訓導洪武五年取入京爲國子助教
尋養病回十四年後六部舉有王佐才太祖復督乃
父蒙同濟至京賜詩一首云春首攜孫出洛陽輪蹄
馥郁野花香嶠函古道殷商逕滎澤荒城叔段邦雪
夜禁城忠李愬風天赤壁助周郎老人閱景心懷廓

稽首遙瞻拜上蒼濟至除刑部尙書代父賡詩云金
陵王氣起淮陽四海俄聞德澤香鶴髮自應歸鳳闕
龐眉誰復釣魚邦夔龍禮樂趨朝士貔虎威儀執戟
郎恩雨滿門思報德吾皇萬壽祝穹蒼一日濟從太
祖遊金水橋太祖忽然墮淚問濟曰朕爲何如此濟
奏云過金橋倚金欄看金魚憶金妃墮金淚上執濟
手云綰手過金橋有事不相饒濟對曰臣無虧心事
不怕帝皇刀而朝廷制度禮樂錢糧賦役多所建立
後爲詹徽事死於非命嗚呼惜哉其詩御製集中無

七修類稿卷二
矣止有諭開蒙攜孫來京勅

制革

明吳元年置翰林院以陶安爲學士於是設承旨學士侍講侍讀學士直學士等官洪武九年定品級十八年革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奉之名未登極之前乙巳歲立國子學以許存仁爲博士四年陞學爲四品始設祭酒卽拜存仁爲之存仁名元金華謙之子也洪武九年以諸行中書省之設本於權宜之制中外得失尊朝廷詔丞相等更名遂置承宣布政司是年

俾內外職九年爲滿三年錄行事之實考績於京國
初各處社稷等壇原定行禮以守禦武臣爲初獻文
臣爲亞獻十四年命以文臣通行國初期年之服俱
要守制後吏部奏言祖父母伯叔兄弟俱有期年若
欲守制或一人連遭數喪道路隔遠則居官日少矣
除父母承重外俱革之國初宗人府初名宗正院以
親王一人掌其譜系故潭王得迎靖難師後成祖革去以勲戚
領之今或一經歷國初諸王皆有護衛地方有變卽
統兵以禦如湘王建文元年之挫達賊相降五開諸蠻又得開閣延賢亦

成祖革之國初一歲一朝覲至二十九年方定以三年爲期

聖君天祐

至正十二年三月太祖方入濠依郭子興起兵七月徐壽輝自嚴來破杭州時董搏霄從江浙平章征安豐之勢欲攻濠適聞杭陷而急回九月丞相脫脫督諸路兵以討徐州之賊徐復而賊奔於濠方命賈魯追攻而賈病死朝復趣脫脫還京夫安豐徐濠唇齒地也搏霄智將脫脫國帥濠中烏合之衆勢力極小

移兵攻之真太山之壓卵矣至於十五年閏月郭

王子孫德厓舊濠帥

素仇一旦相戾於和陽太祖郭將也

送友出和而爲孫衆所逼中鎗墜馬忽得友人橫馬而呼乘繼而又爲孫弟鎖頸加害則張姓者復懇存以待其報焉夫中鎗墜馬鎖頸加害死須臾矣一旦而復走之嗚呼始從雄也朝不加兵及其危也人爲解之是豈人謀之所致哉天之所以啓我皇明故使元之將相周章阻悞相識倏遇自爾扶植智者於斯可以知一統之兆矣

潘原明

潘原明秦州人初與張士誠俱起鹽徒元兵圍高郵
士誠原明等十八人突圍出後爲僞吳平章守吾杭
至正丙午太祖命李文忠攻杭原明遣員外方彝送
款狀來曰嬰城固守乃受任之當爲歸款救民亦濟
時之急務某自念起身草野叨任省樞非心慕于榮
華實志存于匡定豈意邦國殄滅王師見加事雖貴
于見機名實同于歸義念是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
故二三今旣入於職方當溥覃於天澤謹將土地人

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凡得兵二十萬馬六
百匹仍授浙省平章至洪武三年止命食其祿不署
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十四年天兵平雲南以原明
署布政使司事後卒柩還賜葬于鍾山之陰此亦史
所未載事嘗聞於先達文今見於實錄特記於右

原明作
允明

卽位事文

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乙亥太祖祀天地於南郊卽
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告祭昊天

上帝皇祇祝曰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
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孫
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其天下土地人民豪傑紛爭惟
臣帝賜英賢爲臣之輔遂戡定采石水寨蠻子海牙
方山陸寨陳也先袁州歐普祥江州陳友諒澤州王
信新淦鄧克明龍泉彭時中荊州姜珏濠州孫德崖
廬州左君弼安豐劉福通潁州熊天瑞福建陳友定
平江王世明洸州李勝蘇州張士誠慶元方國珍沂
州王宣益州老保等偃兵息民各歸田里今地幅員

二萬餘里諸臣下皆曰生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臣不敢辭是用以今年正月四日於鍾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上帝皇祇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簡在帝心尙享先是日壬戌以寒連日雨雪陰沍至正月朔旦霽越三日省牲雲陰悉斂日光皎潔既行禮天宇廓清星緯昭朗衆皆欣悅禮成遂卽位于郊壇南備儀法衆從丞相率百官北面行禮呼萬歲者三禮畢太祖率世子暨諸子奉神主詣四廟追尊四代祖考妣爲皇帝后奉上玉寶玉冊冊曰孝玄孫嗣

皇帝朱某稽首頓首上言尊敬先世人之至情祖考
有天下傳之於子孫子孫今有天下者追尊其祖考
此古今之通義也某遇天下兵起躬擐甲冑調度師
旅戡定四方以安人民土地日廣皆祖宗深仁厚德
所致也諸臣庶推尊爲皇帝先世考妣未有稱號謹
上皇高祖考尊號曰玄皇帝廟號德祖皇高祖妣曰
玄皇后皇曾祖考尊號曰恒皇帝廟號懿祖皇曾祖
妣曰恒皇后皇祖考尊號曰裕皇帝廟號熙祖皇祖
妣曰裕皇后皇考尊號曰淳皇帝廟號仁祖皇
妣王氏曰裕皇后皇考尊號曰淳皇帝廟號仁祖皇

如陳氏曰淳皇后伏惟神明在上鑒此孝思太祖受
朝賀畢左相國宣國公李善長奉冊寶立妃馬氏爲
皇后立世子標爲皇太子皇后冊曰天眷我家啓運
興王出自衡門奄有四海爲君爲后可不慎歟君以
仁政慎於在位撫黎庶而統萬邦后以懿德慎於治
內表六宮而母天下長久之道也咨爾馬氏同勤勞
於開創之時爲家成國內助良多今以金冊寶文立
爾爲皇后其敬乃職耿光後世於戲慎戒之皇太子
冊曰國家建儲禮從長嫡天下之本在焉朕起自田

野與羣雄角逐戡定禍亂就功於多難之間今基業
已成命爾標爲皇太子於戲爾生王宮爲首嗣天意
所屬茲正位東宮其敬天惟謹且撫軍監國爾之職
也六師兆民宜以仁信恩威懷服其心用永固於邦
家尙戒慎之以李善長徐達爲左右丞相諸功臣進
爵遷秩有差

七修類藁卷十二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國事類

本朝內官專權

內官專權自古爲然本朝宣德前無也正統間王振
天順間曹吉祥成化間汪直弘治間李廣正德間劉
瑾然年久害大惟王振也蓋英廟幼冲卽已擅柄第
爲張太后所制盛極致有土木之變車駕蒙塵天下
騷動此固國家之大數亦振之釀成而勢移人主故

也曹李雖權傾一時九卿執政者尙未俯首但敢怒不敢言耳而汪直一時公卿多爲屈膝故有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之誚致人之死尙寡焉劉瑾則又假公成私查錢糧完勘合動輒抄拿而又訪察羅織文臣往往罰米枷號有錢則生無錢則死矣內官一差卽要萬兩謝恩上下交征也一日朝罷見御道上一綬取視乃假名檄文欲誅瑾者瑾卽下殿入班分五品以下午門外跪問天暑死者數十人徐又下獄後王辰死于土木王直下獄死李自服毒

死曹劉俱謀逆死後之人當爲之戒也

楊鄧鍾山詩

太祖初召會稽楊廉夫見令賦鍾山詩廉夫援筆立
就曰鍾山千仞楚天西玉柱曾經御筆題雲護金陵
龍虎壯月明珠樹鳳凰棲氣吞江海三山小勢壓乾
坤五嶽低願效華封陳敬祝萬年聖壽與天齊太祖
曰此詩值一千貫今日庶事方殷姑賜五百貫過日
涂人鄧伯言見亦命賦鍾山詩藁旣呈中一聯云鰲
足立四極鍾山蟠一龍上大喜以手拍案高誦之鄧

以爲怒驚死于墀下扶出東華門始甦然二人後俱以布衣卒

△羅良

羅良字彥溫福建汀州長汀人至正四年漳州賊李志甫圍漳城守將戰敗良乃傾家募兵從江浙平章百花討平之論功爲最奏授長汀尉十一年龍溪獄囚反殺元帥月魯帖木兒掠財焚舍良以兵擒之帥府版署漳浦主簿繼而賊吳仲海等殺千戶福良陷南勝等縣良又平之鎮將舉授南劍土翼千戶是年

夏天完將詹天驥陷龍巖等地逼取帥府郡縣印綬
良衷所部兵巷戰斬天驥等三人殺賊無算帥府上
其功以良署新翼萬戶十三年福賊康子政圍逼省
城官軍莫敢當帥憲兩府以禮致良良遂募兵千人
沿海夜進直抵城下與賊死戰入城夜復引敢死士
縋城殺賊營往返數日賊見藥箭驚曰漳州羅萬戶
軍何以至此各散去圍解奏授印符俾長萬夫十四
年泉州安溪賊李大等焚柳營江陷長泰等縣良潛
濟江出不意四出追殺一賊莫能竄繼又南勝賊夏

山虎攻漳聲勢甚急良率兵出戰誠之長泰龍溪賊
相繼生發良皆平之州守遂引同攝州事撫綏其民
十八年南勝賊李國祥挾潮賊王猛虎等陷南紹屯
府良悉平朝以良爲漳州總管子安賓襲萬戶二十
年天完將林國庸又攻漳之近縣良畫策遣府判柴
十二等掩擊之敗去一時龍巖諸縣皆復二十一年
漳浦賊陳世民自比秦王陷漳浦近地勢甚盛良遣
同知劉君玉萬戶帖木兒海牙等水陸並進擊世民
走朝賊衆自殺其首請降遂以功拜福建行省叅知

政事兼守漳州二十二年潮賊金榮殺江西省平章
朶列不花據城爲叛良遣同知劉文遠入潮諭之賊
畏良威德盡獻所獲印符潮之蜚艘出沒海嶼暴掠
尤甚良檄同知劉君玉以舟師禦之賊懼威滅迹海
外番夷仰良政化亦浮驛聽命朝廷嘉其功轉資政
大夫陞本省右丞兼廣東道宣慰司都元帥仍守漳
州尋命與江西右丞迭理必實合兵復潮潮賊陳國
珍搆合紅巾以拒良大發兵遣同知劉君玉率都事
鄭衍等軍民職官數千人兵數萬分道水陸並進裨

將張德趙瑋戰沒軍士憤激連拔其砦三十追至潮陽國珍因奔入海良伏兵襲殺之先是梅州僞指揮倪蘭與潮賊犄角良板授義士侯召卿率鄉兵要截賊道執其帥以降良每擊賊專以設伏取勝藥弩挫敵遠近畏其名爲政節用養士不吝民有控愬覈情剖理庭無畱獄定賦必均課農必慎漳始置屯田而無府署每歲漳泉鎮將率兵耕穫歲終更代甚爲民病良奏立萬戶府置千百長選吏給印分田賜牛入井邑貴軍庶多取人無遠輸食足兵強有流來者必

撫而衣食之故雖亂世漳則熙怡民樂爲之用各盡其力也每歲又遣僚佐具舟由海運糧抵遼東以給行在官軍貢方物以資國用舉朝嘆異元主嘉其忠解衣賜之特授光祿大夫進封晉國公先是二十二年陳友定爲福叅政復汀州遂有據福之志威迫平章燕只不花所收郡縣倉庫悉爲家資不順者輒加殺戮威振閩中至二十五年復敗我大祖將胡深元以有功加陞平章遂發兵諸郡遠近獻城以成竊據獨良卓然不屈梗於漳州慨然嘆曰噫賊乃人爲乎

遂以書責之曰足下爲叅政國之大臣也汀州之復
是乃職耳可以功而自恣邪燕只平章足下之僚長
也可以威而迫之邪夫非其君命而得郡邑者人人
皆得而誅之矣今郡邑之長君命也固不可以加戮
百司之職君授也固不可以加竄足下破郡邑而爲
家資驅官僚而爲臣妾口言爲國心寔私家跬步之
際真僞甚明不知足下將爲郭子儀乎將爲曹孟
乎今又竊據全閩背逆無道不爲君誅將不爲天誅
乎友定大怒益發兵攻漳州檄曰早降則終享富貴

不降則噍類無遺良使三千人操強弓毒矢伏于江東險處以俟之且誡之曰但有他警慎勿輕移勝地一夜友定以兵千餘人攻海倉塞佯言奪海州趣潮直下警至千夫長張石古等違良節制悉兵赴之友定兵遂渡柳營江士卒驚駭星散良迎戰于馬岐山敗績兵遂圍城連攻旬月守城士卒日夜不得休息矢石殆盡約儲蓄可三日之需皆伐果木拆廬舍以代之父老請曰江南道絕天子萬里孤城無援破在旦夕况國朝之事又已去矣元帥守此欲爲誰邪良

曰天子命我守此土當與此土共存亡豈可以畏死而貪生舍義以從賊哉下令示以死守先時有百夫長盧積者因行軍失律良以法誅之其子善徵驍勇復置之幕下使領北城兵因引賊入良與巷戰而死其夫人陳氏名德金字怡清良繼室也聞良戰死卽投後園三尺魚池鞠躬匍伏自盡初友定攻城甚急良謂陳氏曰國亡身死理之正也友定兵強難以角勝若來吾義不可屈必與決戰而死又曰勇者不顧身忠者不念家今海內之盜殺其父而子其子戮其

夫而妻其妻吾死汝可無死矣陳氏泣對曰婦人之
義有死而已夫既能與國共存亡我必能與夫同生
死及是良死其弟屯田萬戶羅三亦罵賊不絕口死
良長子安賓將兵救父衆散亦自刎壯士從良死者
百餘人友定義良忠節不掠其後郡人哀陳氏之死
相與鼻葬于綠江之濱呼爲烈婦塚噫良以一介之
民不俟王師惟以義起二十年而至公爵武畧固已
多也卽其行政爲國勢當亂離雖文人學士世臣名
將有不能處者良則優爲則其天分之高忠誠之才

爲何如哉逮以部將違其節制潛納賊兵遂至戰死
乃天亡也而妻子與弟守義罵賊凜凜亦死一門忠
烈又爲何如哉余讀元史不收閩誌又畧故特詳考
焉提其大綱畧爲立傳以激厲夫不忠不義不烈者

西茶易馬考

洪武四年正月詔陝西漢中府產茶地方每十株官
取一株無主者令守城軍士薙種採取每十分官取
八分然後以百斤作爲二包爲引以解有司收貯候
時昏易馬爰又令四川果寧等府亦照陝西取納二

十三年因私茶之弊更定其法而于甘肅洮河西寧
各設茶馬司以川陝軍人歲運一百萬斤至彼收貯
謂之官茶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以極刑
民間所蓄不得過一月之用多皆官買私易者籍其
園仍製金牌牌額篆文曰皇帝聖旨其下左曰今當
差發右曰不信者死番族各給一面
洮州火把藏思裏日等族牌六
面納馬二千五十四匹河州必里衛二州七站西番二
十九族牌二十一匹納馬七千七百五匹西寧曲先
阿端等東安定四衛巴哇申藏等族牌一十六面納
馬三千五匹每匹上馬給茶一百二十斤中馬七
十斤下馬五十斤
一面收貯內府三年一次差大臣賣牌前

去調聚各番比對字號收納馬匹共一萬四千五十
一匹自是洮河西寧一帶諸番旣以茶馬羈縻而元
降萬戶把丹授以平涼千戶其部落悉編軍民號爲
土達又立哈密爲忠順王復統諸番自爲保障則祖
宗百年之間甘肅西顧之憂無矣自正統十四年北
夷寇陝土達被掠邊方多事軍夫不充止將漢中府
歲辦之數并巡獲私茶不過四五萬斤以易馬其于
遠地一切停止至成化九年哈密之地又爲吐魯番
所奪是歲未定邵御史陳九疇建議欲制西番使還

城池須閉關絕其貢易蓋以彼欲茶不得則發腫病死矣欲麝香不得則蛇蟲爲毒禾麥無矣殊不知貢易不通則命死一旦安得不救也哉遂常舉兵擾我甘肅破我塞堡殺我人民邊臣苦于支敵之不給而茶亦爲其所掠也弘治間都御史楊一清撫調各番志復茶法華夷共稱未奉金牌不敢辦納此蓋彼旣恐其相欺而此則商販無禁坐得收利特假是以爲之詞耳故尙書霍韜有曰必須遣間諜告諸戎曰中國所以閉關絕易非爾諸戎罪也土魯番不道滅我

哈密蹂我疆場故閉關制其死命予則又曰仍當請
其金牌招番辦納嚴禁商販無使有侵至于轉輸如
舊用軍計地轉達不使有長役之苦收買之價比民
少增致使有樂趨之勤其斯爲興復久遠之計也或
者曰方今西番侵擾邊民自宜拯救之不暇又復興
此迂遠之事乎予則曰制服西戎之術孰有過于茶
馬之一法何也自唐回紇入貢以馬易茶至宋熙寧
間有茶易番馬之制所謂摘山之利而易充廩之良
戎人得茶不能爲我之害中國得馬實爲我利之大

非惟馬政軍需之資而駕馭西番不敢擾我邊境矣
計之得者孰過于此哉

三保太監

永樂丁亥命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三人往東南諸
國賞賜宣諭今人以爲三保太監下洋不知鄭和舊
名三保皆靖難內臣有功者若王彥舊名狗兒等後
俱擢爲邊藩鎮守督陣以報之鎮守自此始耳

葬祭衣冠

洪武初實錄作甲辰太祖命禮部製德祖玄皇帝玄皇后

懿祖恒皇帝恒皇后熙祖裕皇帝裕皇后袞冕冠服
令皇太子至泗州盱眙縣修繕祖陵葬祭衣冠告曰
嗚呼昔日列祖立命是方積德深長致天昭鑒福垂
後嗣今也子孫繁衍宅于宇內以統黔黎深思皇考
生前歲月之間思念列祖音容孫常切記已有年矣
嗚呼以萬幾之冗未獲躬詣拜掃今特遣玄孫皇太
子以持牲醴之奠詣陵修繕敬葬衣冠以伸孝思神
其鑒之今泗州之陵是也然國初迷失每遣官止于
泗州城西潮河壩望祭後老軍朱貴詣闕畫圖貼說

指其所在然後于其地爲陵乃建德懿熙三祖之廟而衣冠之葬似在朱貴未言之先傳言沙漲難識也

謹按太祖手諭詞臣云欲啓墳改葬慮泄山川靈氣體魄不安姑積土厚封勢若岡阜則或袞冕冠服卽於陵旁附葬原封未嘗啓泄也

四夷館

四夷館有八曰西八曰韃韃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夷永樂所設也

三謙

國朝有三謙皆名臣也國初有余謙在翰林宣廟時

有虞謙都御史英廟時有于謙肅愍公也

劉瑾

正德初年劉瑾等專權文職受害之至雙溪雜記載其初橫之日九卿戶書韓文爲首劾瑾不法事內應有司禮太監王岳等外助有閣老劉健等事理可謂周密至矣且王岳亦上所信奏入岳云當從衆官之議上允會天晚明且發矣奈閣老李西涯泄其謀瑾等遂號訴岳等交通害我明日奴婢不能見天顏矣良虎負令交令岳等輩等入生東宮覲密上不得已

額之璽遂傳旨夜捕岳等自此司禮兩廠盡屬八黨
今人讀之以爲事機之失毫釐之間憤憤以罪西涯
殊不知西涯之罪固不能逃但正德初年彗星掃文
昌已兆文臣受害特假此逆賊耳噫國家大數也

帝王功臣廟

洪武初建帝王廟于南京雞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
帝三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又詔以
歷代名臣從祀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
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

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

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

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顏

嘉靖間聞去元世祖并木華黎等五人

○建文君

太祖一夕夢二龍鬪殿中黃勝而白負明日見建文

成祖同戲建文着白心知後必不協且見建文頭顱

頗偏匣髡緇之具戒曰必嬰大難乃發靖難師臨城

啟視一刀一度牒有勅曰欲生懷牒爲僧密地去不

然自盡遂焚宮去

出建文遺跡

華餘君記地道出東南似當時

齊泰黃子澄知之而傳于人故文廟靖宮之日以爲

匿于僧錄洽南洲以他事禁錮之齊泰迫至廣德不

及被擒山敘錄今錢塘東明寺土人相傳建文曾居于

此至今其廝如樓非常人家所造後自川歷滇故沐

春之傳云常使人護衛往來于西平侯弟晟之家出敘

錄時朝廷差湖州尙書嚴震直往交趾相見于晟家嚴

思不言恐禍及身言之不義也一夕自縊死明日建

文逃焉及老遁至嶺南橫州壽佛寺屈寺十五年人

不知也其徒歸者千數橫有禮部郎中樂章之父樂

善廣亦從受浮屠法故至今寺額壽佛禪寺四字乃

手筆也

出日新里手鏡

一日作詩曰讀罷楞嚴磬懶敲。咲看

黃屋住

閬中

南來瘴嶺千尋險。北望天門萬里遙。款

段久忘飛鳳輦。

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侍從知何地。

惟有羣鳥早晚朝。

出

遂爲人覺奔往田州土官處

自明爲建文君官司震愕因啓將若何答曰吾老矣

欲送骸骨歸帝鄉因送赴京號爲老佛至長安門賦

詩進朝廷詩云牢落江湖四十秋。歸來白髮已盈頭。

乞申有象家何在。江漢無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

淡氣散

作雲

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渚柳年年綠野老

吞聲哭未休

出君記

英宗使舊中官吳亮最親幸者使

審之建文見亮卽曰汝非吳亮邪亮曰不是曰我昔

御便殿時棄肉于地汝伏地飮食之何謂不是邪亮

佯爲不知以復命遂取進西內

出續綴錄

又云在湖湘直

入巡按之門坐地自陳巡按則曰我與汝無名分矣

因執而送京又云在河南某寺因寺僧爲盜官司來

捕圍寺將屠之建文特書黃布擲之曰皇帝聖旨令

衆軍散官執而問之得實送之京

二說見孤樹哀談

恐皆非

也崩日閣下議以神宗之諡朝廷不從

出枝山野錄

竟葬

西山樹碑曰天下大法師之墓

出革除編年

仁宗立

仁宗柔順好文而漢王則英勇精于弧矢成祖每喜

漢王左右窺見則譖仁宗者又至矣故有立儲未決

之意問之解縉縉以立嫡以長又好聖孫二語定之

解縉後爲漢王諸死于獄

然既立仁宗使之畱守南京矣中心不

悅封漢王于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行惟欲南京

遂順之成祖又暗使尙書胡濙出使訪之故立齋閑

錄載胡嘗曰子使外瀕行聖諭曰人言東宮多失德
南京可多住幾日試觀何如胡竟以仁明數事上之
至十四年漢王私造兵器僭用輿服等事露削護衛
封之樂安然後召仁宗至北京行在蓄德錄以解縉
題虎詩云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
步一回顧因是文皇感動而召之誤矣

本朝封王

漢封諸王惟嫡世襲其爵餘同庶人但免其役而已
唐亦惟世其嫡中葉以來爵亦寄虛名也宋封爵止

于皇子其子子孫不問嫡庶不過承蔭入仕爲環衛
官却許應試至有年深齒德之尊者仍嗣封王本朝
王爵封及二代子孫六世尙得爲校尉餘有祿親親
之恩可謂隆矣不知數世之後尾大難掉故韓王一
脈一府之錢穀不足支也成化弘治間宗室有請立
宗學者有願辭祿入試者誠高見也惜不能從嗚呼
羽士充奉常蔭資補外任此獨不可乎

渡江取閩

至正十七年天兵既取建業命將四出攻取京口毗

陵浙西等處時毗陵乃張士誠之將張德爲守徐達
屢戰不利太祖聞而親率馮勝等十人往援皆扮爲
商賈暗藏軍器順流直下時江風大作舟爲顛覆太
祖惶懼乞神忽見紅袍者拖舟轉仰沙上太祖曰救
我者何神默聞曰晏公也又曰有船可濟視之江下
果有一舟來太祖呼之卽過以渡開至半江舟人執
利刃示太祖曰汝等何處客人知吾名否太祖微笑
而鄧愈應聲曰稍工毋送死耶我等圖大事者汝欲
富貴當降以去舟人曰汝非朱官人乎愈曰然舟人

遂拜曰吾輩江中剽掠昨夜聞人呼我弟兄明晚有

朱官人來授汝一生富貴今可知其豪傑也遂呼船

尾避者一十餘人皆拜之問其姓名一爲張赫後封航海

侯一爲朱壽後封軸轡侯功臣錄不知悞言也又吳四年

二月湯和既定方氏欲由海道勝兵取福建遇藍面

漁翁曰子勿殺吾指子攻之路一宿倏抵福城降

至崇安陳友定遣寧武戰和大敗叅軍胡琛爲亂軍

所殺和正無計間而漁翁又至曰明日子與沐英捱

大山戰明日易詐敗繼之沐英夾攻寧武死友定閉

門爲和雲梯攻陷平閩不過一月也嗚呼前之渡江
神之救護聖君如彼後之取閩神之以引名臣如此
平治一統豈非皆天之所爲耶

封晏公

國初江岸常崩蓋猪婆龍于下搜抉故也以其與國
同音嫁禍于鼃朝廷又以與元同音下旨令捕盡而
岸崩如故有老漁翁曰當以炙猪爲餌以釣之釣之
而力不能起老漁又曰四足爬土石爲力爾當以甕
通其底貫釣緡而下之甕罩其項必用前二足推拒

從而併力掣之則足浮而起矣已而果然衆曰此鼉也老漁曰鼉之大者能食人卽世之所謂猪婆龍汝等可告天子江岸可成也衆問姓名曰晏姓倏爾不見後岸成太祖悟曰昔救我于覆舟爲云晏公遂封其爲神霄玉府晏公都督大元帥命有司祀之于以爾雅翼曰鼉狀如守宮長一二丈背尾有鱗如鎧力最邁健善攻碕岸正符此也又知晏公之封自本朝

七修類藁卷十三

國事類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兩郭子興

國朝追封滁陽王郭子興乃太祖初起兵之外父定遠人也功臣郭子興則封鞏昌侯者也其弟英亦以開國功封武定侯今子孫世襲事寔見功臣錄

黃蔡葉

初張士誠委弟士信爲丞相守杭後復令潘原明取

弟回姑蘇謀國時士信專用黃敬夫蔡彥文葉得新
然三人黃書生蔡業醫吳星士也吳中因作十七字
詩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蔡葉一夜西風起乾癟至吳
元年九月初八日癸未是日西風大將軍徐達攻破
姑蘇從西門進兵擒士誠等然後知其爲讖也

英宗復位寔錄

景泰八年正月上有疾免朝數日百官問安太監興
安曰徒問不能爲社稷計于是十一日科道奏立東

宮十二日禮部會集至又奏旨意不允云十七日出

視朝也十四日諸衙門又皆會議學士商輅主筆請
復立茂陵本具十六日進待十七日面懇時閣下召
石亨會本亨則曰上面有病且休激他蓋十三日上
召亨于榻前面受代行郊壇之禮故知其重也時亨
意以復立東宮不若請太上皇復位會都督張軌太
監曹吉祥合謀同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
雖然彬老矣無能爲矣盍圖之徐元玉軌亨等從其
言是月十四夜會有貞有貞曰太上皇帝昔日出狩
非以遊畋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時不

知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兩日前已陰達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啓議軌等去兩日夜復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拊軌等背曰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軌云今虜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陰內兵入內誰不可者軌等首肯之復密語旣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去矣歸耶人不歸鬼遂往會軌亭吉祥王驥揚善陳汝言等收者珥輪夜四鼓開長

安門內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諸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訖有貞取鑰投水竇并軌等莫知所爲時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輒行軌顧謂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錮牢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城中黯然無燈火軌等入見太上皇帝燭出謂軌曰爾等何爲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

兵士舉輦來兵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掖上
皇登輦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照朗星月輝光
上皇顧謂有貞等卿爲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導
密邇屬車旣升奉天殿諸臣猶在輦前者武士以椎
擊有貞上叱止之時黼座尙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
中上升座鐘鼓鳴羣臣百官入賀景皇帝聞鐘鼓聲
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太上皇帝景皇帝曰哥
哥做好上旣復辟卽日命有貞依舊做副都御史兼
翰林學士明日陞兵部尙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

功伯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又肯拿于謙王文棄市商輅爲民餘人從編戎伍以其迎立外藩之故嗚呼當時君臣多無復立英宗之意故日錄曰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欲取襄王楊記會請立儲之疏都御史蕭惟貞改更建元良爲更擇可知矣但圖富貴小人因衆搖惑之際平日爲于謙掌兵而不得遂私遂駕禍於公曰王于已差人迎立并害亨等乘機激以除之不知亨等遂成其謀釀成其禍故楊記爲當日究迎立之迹無實可驗日錄曰王文之謀

其寔未發此爲寔也雙溪雜記又以于謙之死固有
貞之策而李賢陰助之此則過矣予嘗得讀楊御史
瑄記陳閣老循辨寃疏李學士賢天順日錄祝通判
允明蘇林小記因緝畧以爲前文中則全取小記蓋
諸篇則言其前後事情復位無如小記之詳也餘見
後

忠魂久現

御史王彬建文朝巡按江淮靖難師至揚州而死節
焉逮正統間白日現形于察院親與某御史相接談

其死事浙江按察使王良亦因文廟登極而死節者
正德戊寅夜亦現形遂立廟祀之嗚呼忠魂義魄千
古不滅于此可見事詳載于萃忠錄

郭國嬪

郭國嬪諱愛字善理鳳陽人也穎悟警敏賢而能文
宣宗聞之召至宮二旬而卒先數日自知死期復書
楚聲以自哀其辭曰修短有數兮不足較也生而如
夢兮死則覺也先吾親而歸兮獨慙乎子之孝也心
悽悽而不能已兮是則可悼也又嘗幸一大臣家見

七修類稿卷十三
其幼女甚都遂賜禮命長入宮後進宮不數日卒噫
才質易得福壽難全信哉

內官冠帽

今太監之冠帽卽高麗王之制也聞國初高麗未服
太祖令內侍戴之而給使令于高麗使者之前使歸
舉國降

狀元入閣

本朝百八十年爲龍首者六十矣而入閣者止胡文
穆公廣曹文忠公鼎陳方洲公循商文毅公輅彭文

憲公時謝文正公遷費鶩湖公宏顧味齋公鼎臣八
人而已可以爲難矣較宋人咏曰聖朝龍首四十二
身到黃扉止六人則又過矣雖然此數也又不在于
功業文章論

王保保

太祖混一之後語諸將曰當今誰爲好漢衆以開平
常公對帝曰是北鄙能掌王保保者耶蓋當時惟保
保不服每來擾邊帝固激之云耳草木子云元末西
北尙爾宴然惟太原則有王保保也天兵至太原保

保不支遁世皆知保保之名元史順帝紀中累稱擴廓帖木兒之勇竟未降于太祖綱目亦然疑其卽是人也然讀功臣錄每傳有云擴廓帖木兒與王保保連兵有云爲犄角之勢龍飛紀畧或獨書連書皆如二人惟清溪暇筆中辨以爲擴廓卽保保以其世代爲王故云王保保也然思保保何義考史又無其傳心終疑之因而細查至正廿七八年太原乃擴廓所署則保保卽擴廓也保保者當時尊稱之辭如史稱天兵取益都路平章政事保保降草木子稱順帝居

應昌帝遣李保保

李文忠也

襲之又聞金陵旗首衛指揮

王某者乃其裔也其元史不列傳者意其曾殺詔使
不受君命當入逆臣傳然終于臣節不降我朝則又
似忠義也况遠去沙漠不知所終此王華川難于筆
也歟

曹吉祥

昭武伯曹欽太監曹吉祥姪也吉祥在宣德正統中
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驍勇者欽一旦恃迎復英
宗功既陞伯爵虎而翼矣恣意凌人錦衣衛指揮遂

杲與寇都御史不勝其過而少裁抑之天順辛巳七月二日遂反前一日朝廷命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征西欽以是日精兵已出已領達官入變事可成也幸達官中馬亮夜報恭順侯吳瑾瑾告孫鏜進本達上得不啓門五鼓欽已橫殺于街舉火攻門朝臣多避走遂寇二公首被殺戮李閣老賢被執得不死比天明孫鏜會出征官大戰于四牌樓至暮乃平恭順亦戰死京師時有詩云曹奴此日發顛狂寇遂諸公死亦當

謂寇深遂杲

學士叩頭如犬吠

謂李賢

尚書鎖

項似牽羊

謂王翽

萬安叩首稱三叔恭順

吳璠爲恭順侯

當克

戰一場寄語滿朝當道者將何面目見吾皇子以詩
固取笑於一時未足與論幸而得馬亮之報孫鏜領
兵未行元惡不旋踵而就戮此固宗社之靈也不然
變起倉猝流血廟堂豈特朝臣之逃匿哉

韓成于光

韓成虹縣人從太祖征陳友諒鄱陽湖大戰之時賊
衆圍上不解羣將計無所出成進計曰臣聞古之人
有殺身成仁者臣不敢辭遂服龍袍冠冕與上衣同

對賊衆投水賊因是解後封成爲高陽王祠祀康郎

山焉于光南陽人從太祖征伐有功封指揮同知後

鎮鞏昌

陝西地名

元將王保保襲蘭州光以兵援之被執

使至城下呼兵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受執公等堅

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遂被害事聞上爲震驚遣官

祭以少牢今聞配享功臣廟未知果否昔漢祖被圍

滎陽時紀信誑楚出降而逃與韓成之事一也唐劉

感戍涇州被薛仁果所執使至城下約降感大呼曰

賊大凱秦王領兵至矣遂被害于光之事同也然韓

成得封侯血食子孫受爵而紀信無聞焉感贈公得
謚子孫受爵光於數事未有也吁剖符分封拔劍論
功漢于功臣悉矣何當時無一人之言紀信在地立
廟追贈享祀聖朝報功之典至矣何於子光無贈焉
二者胥失矣

劉朱貨財

正德間前有中官劉瑾後有指揮朱寧皆擅主權及
籍家資劉瑾計有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
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

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
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鹽五百蟒衣四百七
十襲牙牌二匱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裘衣四八爪金
龍盛甲三千玉琴一玉瑤印一顆以上金共一千二
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
三千六百兩朱寧計有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銀
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四箱碎
銀十匱金銀湯鹽四百金首飾五百十一箱珍珠二
匱金銀蓋蓋四百五十副玉帶二千五百束金綠環

四箱珍珠眉葉纓絡七箱烏木盆二花盆五沉香盆
二金仙鶴二對織金蟒衣五百箱羅銅屏風五十座
大理石屏風三十三座圍屏五十三扛蘇木七十扛
胡椒三千五十石香椒三十扛緞疋三千五百八十
扛綾絹布三百二十扛錫器磁器三百扛佛像一百
三十匱又三十扛祖母綠一尊銅鐵獅子四百車銅
盆五百古銅爐八百三十古畫四十扛白玉琴一金
船二白玉琵琶一銅器五十扛巧石八十扛嗚呼胡
椒八百斛珊瑚七尺高以其爲侈著之史冊以今較

之未知孰多孰寡此非生民膏血耶

霸州賊

正德五年九月霸州劉六劉七齊彥名原係謀逆太監劉瑾門下瑾敗遂糾賊衆流劫地方後又增八楊虎趙鏐

號趙風子

劉惠等共二十五名分爲二十八營共

有人馬十七萬五千各授僞官張打奉天征討元帥旗幟上以金書聯對云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又于老營以大紅綵緞書英雄吞海岳氣勢轉乾坤攻破州縣幾二百殺死總兵

馮禎叅將王杲都指揮王保詹濟潘翀同知郁采指
揮知縣雜職數十員姦淫婦女磔剝充殘不可言也
所過獄囚卽放爲助庫藏兵甲卽取爲用又每題詩
各地有平欺敵將虎擒羊縱橫六合誰敢捕又有幾
回月下敲金鐙多少英雄喪膽寒之句大畧劉六劉
七齊彥名等多在河南湖廣而劉惠趙鏊楊虎多在
河北山東彼此間奔走直至山西南直隸方絕時七
年冬矣楊虎劉六劉七爲水渰死齊彥名陣亡劉惠
射傷自焚獨趙鏊變僧逃至江夏生擒嗚呼擾亂六

一作類書卷二十三
省延踰二年豈非數也哉然不立官據土此其賊也
歌詳載守溪長語

黃蠟

嘗閱本朝閣老王濟之長語載黃蠟一事洪武永樂
時歲用三萬斤景泰天順時加八萬五千斤成化以
後十二萬斤矣復曰其餘可知乃有惜之之意予讀
之亦喟然以爲當國慮者可無救弊之術哉及見容
齋三筆紀宋真宗時用蠟三十萬斤孝宗時又倍之
不知當時用蠟何故如此之多本朝之用又三分之

一也嗚呼財者國之命脈用如泥沙此宋之日入卑羽國雖有人江山無寸尺之復也噫

三無

唐明皇天生知音故一時臣下多有精律呂者如黃幡綽亦能之嘗見羯鼓錄內載其曲至德宗時往往亦多能人杜鴻漸帥西川每于暇日與僚從宴觴驛樓命家僮作樂或致西山諸鳥齊鳴或致山羊俯仰如鼓節奏宋沆爲太常待漏光定寺聞塔上風鈴而知姑洗編鐘取置僧堂令太常作樂而聲應又侍帝

觀樂指琵琶者曰大逆指主笙者曰魂遊廬墓已而
按之一已逆父至縊一過數日而卒嗚呼今之太常
果誰能哉若閩人李文利雜著元聲一書恐亦踵劉
恕外紀長孫無忌隋志李氏春秋之故迹歟不然依
其所著而作樂果能致百獸率舞之事歟是何太常
之不從也今日可謂無樂矣古人左史紀言右史紀
事宮中又有起居注善惡直書故後世讀之如親見
者也今史官雖設而不使日錄一朝宴駕則取諸司
奏牘而以年月編次且不全也復收拾於四方名目

而已且愛惡竄改于二三大臣三品以上方得立傳
但紀歷官而已是可以得其實乎今日是無史矣夫
兵貴精不貴多今天下之兵不下百萬京師二十萬
有餘可謂足矣然一方有警卽調京軍大同榆林每
每殺戮大臣專事姑息較古人以數千而摧敵提數
萬而所向無前者大不侔也今日可謂無兵矣偶因
言樂而併此二事論之

開漕河

洪武二十四年河決會通河遂淤自濟寧至臨清舟

輯不通凡軍需錢糧之輸北者悉運至德州始入衛
河永樂初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欲開此河以濟
濟寧州往北旱站未嘗爲漕運也後阿城宋尙書禮
因潘言之引端遂上疏欲疏鑿此地復導山東諸泉
滙于南旺三湖卽古大野之地永樂十年公又復上河運之
疏十二年遂罷海運而平江伯陳瑄亦疏鑿淮揚一
帶自此南北達會通矣可謂天地間大功國家大利
無窮之大業也然而論功當以宋公第一後以微過
朝廷見疎故西厓諸公常有詩弔焉正德間始建祠

于分水龍王廟側卽宋公用鄉民白老人之謀于此
築閘處也今人口傳平江伯之功而不知宋公之始
開故揭之藁

詳見王端毅公濟河通誌

徐劉先知

國初金華劉日新推太祖之命當爲帝王後登極召
之與官對曰不願問欲富乎亦曰不願第欲求一符
以遊天下太祖遂寫詩于手扇曰有一老古叟胸中
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應仙人口賜官官不願賜金
金不受持此一握扇天下橫行走遊數年回語妻曰

復命當死京師妻雷使勿行曰數也遂往南都因謁
藍玉之命曰當封也但封後某日有大難果是日因
謀逆被擒連及日新以其推知故也上問汝知已命
乎對曰盡今日遂殺之又徐天明不知何籍洪武間
因奏家灾祥之數太祖曰汝知自乎對曰臣死于
緋衣小兒之手帝卽故令一老千戶押出斬之斬後
方知千戶之名裴嬰乃非衣小兒矣皆可謂神也

七修類藁卷十三終

